

驱虫世家不为人知的诡秘传奇

Chong Tuteng

虫图腾

① 迷雾虫重

【闫志洋◎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Chong Tuteng

虫图腾

① 迷雾虫重



【闫志洋◎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虫图腾. 1, 迷雾虫重 / 闫志洋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08-2789-1

I. ①虫… II. ①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4248号

虫图腾. 1, 迷雾虫重

作 者	闫志洋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18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789-1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001 一 忆尘封，隐秘旧凶冢
- 017 二 悬案生，皮猴露头角
- 033 三 奇后生，青丝惊现世
- 049 四 琉璃厂，古店纵火案
- 071 五 神农术，失传地遁行
- 085 六 双鸽第，传说桃花源
- 103 七 龙涎香，徐步藏杀机
- 121 八 解奇毒，阴阳双鸽现
- 135 九 鸡毛店，乾坤藏暗室
- 151 十 巾幗谋，惊心险越狱

· 165	十一 道头村，金族现密藏
· 177	十二 识音律，巧破音壁关
· 185	十三 破玲珑，惊险棋塔关
· 197	十四 双身份，奇谋险逃生
· 215	十五 木牛术，古代飞行机
· 229	十六 除暗鬼，广德楼密室
· 241	十七 遁甲术，生死虫海关
· 255	十八 漫天星，智闯勾崖关
· 267	十九 峭壁处，决断纵横关
· 273	二十 烟花隐，奇计出北平

忆尘封， 隐秘旧凶家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虽然很多人经常提这句话，可当那些离奇事件真的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往往又开始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当我听完“爷爷”的故事后，完全愣住了。好一会儿才恍若隔世般地从故事中清醒过来。

之所以在“爷爷”两字上面加引号，是因为他并不是我的亲爷爷。我父亲因某种原因改成了他的姓氏，就连我的名字潘沐洋也是他给取的。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一直是个神秘的人，无论冬夏，他始终都穿着一件已破得露出棉花的黑棉袄，蓬头垢面，眼神飘忽。他住在村子最里面的一间小草房里，与其他人家相隔几百米。院子不大，却养着数只羽毛光鲜的公鸡。

村子里的人极少与他来往，可对他却非常敬重。这恐怕要归功于他那手看阴宅的绝活儿，不过因为相应的规矩也颇多，非有缘人即便施以重金也请不动他。

小时候我曾在老家陪爷爷待过一段儿时间，后来一直在外求学，便再也没

有他的音信。也许并非血脉至亲的缘故，在亲爷爷过世之后便觉得在老家已再无亲人。直到2008年的秋天，那时候正赶上金融危机，我不幸被辞退。正当我窝在家中四处投简历无果时，父亲忽然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父亲提到了爷爷，这才让我想起了那位老人。电话的大意是：爷爷得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希望我过几天就和他回去看看爷爷。因为我小时候的那件事，老人一直对我心存内疚。放下电话后，我看了看左手的手腕，那里依然清晰地留着两块细小的伤疤。

三天之后，父亲开车来接我。我和父亲已有半年多未见面了，这半年的时间使得刚过五十的父亲显得苍老了很多。

因为前几天下过一场秋雨的缘故，下了高速之后，车子便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我和父亲一直沉默不语。或许是这种气氛有些压抑，父亲虽然几次欲言又止，但还是说道：“沐洋，你……最近还好吗？”

我当然知道父亲话里的意思，勉强从嘴角里挤出几丝微笑说道：“好多了，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发作过了。”

接着车里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父亲先递给我一支烟，又自顾自地点上，吸了一口，放慢了车速说道：“你心里是不是一直在责怪他？”

父亲的话让我心头一颤，恨一个人最深的程度，莫过于完全将这个人遗忘掉。我没有说话，抽了一口烟然后将头扭向车外，车外是绵亘的高山。

“其实他一直在想办法弥补。”父亲淡淡地说道。

我不置可否地从鼻孔中“哼”了一声，然后继续注视着窗外，泪水顺着眼眶流了出来。

“爸，关于他，你知道多少？”我忽然问道。父亲的身体也是微微一颤，其实我知道，不只父亲甚至我的亲爷爷对他都毫不了解，没有人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只知道他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季，他穿着那件黑色的棉袄，身无分文，只有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有手掌大小，挂在腰间。

“沐洋……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父亲叹了口气说，“这些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确实都是真的。”

我“轻蔑”地笑了笑，不相信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事情会令我觉得是天方夜谭。

“他之所以会留在村子里，并不是因为他无家可归，而是村子里的人不肯让他走。”父亲咬了咬嘴唇说道。

父亲的这句话倒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原本我一直以为是他死皮赖脸地不肯离开，谁知真相竟恰恰相反。

“为什么？”我疑惑地望着父亲。父亲将车停下来，示意我走出车子。此时已是深秋，外面透着寒意。父亲扔给我一支烟，自己先点上之后，指着我面前的一座山说：“沐洋，你看见前面的那座山了吗？”

我不解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面前是一座贫瘠的高山，在山腰处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无数白色的墓碑，掩映在荒草之间。

“看到那山上的坟墓了吗？”父亲接着说道。

“嗯……”我诺诺点头道。

“那里有两百七十七座坟，这两百七十七人都是死于一个月内。”父亲又猛地吸了口烟说道，“死于尸变。”

“尸变？”我震惊地重复着这两个字，不可思议地望着父亲，心想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尸变这种事吗？

“很难相信吧？”父亲淡淡地说道。我连忙点了点头，等着父亲继续讲下去。过了良久父亲才缓缓地开口，随后的半个小时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些是从父亲口中讲出的。倘若父亲不是从不说谎的人，我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事情发生在民国时期，为了补充部队的兵力，各路军阀四处抓壮丁，北蒙亦未幸免。这些军阀除了抓壮丁之外，还要大肆搜刮。如果地上没有了值钱的，这些军阀老爷就要挖坟掘墓。

当然，他们绝不会像盗墓贼那样手法“温柔”，如果挖不动，直接炸，不管是多么坚不可摧的墓穴，几斤炸药下去也会炸出个大窟窿。北蒙本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山村，可这小山村里却有片很大的墓地，村里人称之为“四十四冢”。

军阀抓完壮丁之后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山上的那块墓地。按理来说，这块墓地应算得上是块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墓地中生长着郁郁葱葱的垂柳，村里人每每经过便觉得阵阵恶寒从中传来。

村里人对这块墓地敬若神明，除非清明、冬至，否则绝不敢轻易踏入半步。而当军阀听到这些便更加好奇，心想在这墓地之下必定藏着稀世珍宝。于是带着一百多人将这块墓地团团围住后开始挖掘。这山村的墓穴并不像显贵之墓那样，有诸多的机关暗道和一层层防盗设施，只不过是块土包上面放几块石头，简陋得连墓碑也免了，有的甚至连石块都没了。挖掘这样的墓穴连炸药都省了。

士兵们挖得很卖力，进度也很快，从清晨到傍晚，花了不到一天的工夫，其中的四十三座墓穴都已经被打开了。可是让他们惊讶的是，那四十三座坟里面竟然空空如也，别说什么珍稀宝贝了，就连腐烂的尸骨都没有。

这更让军阀对这片坟地感到好奇了，究竟是谁在这个地方埋了如此多的空冢呢？这些空冢应该都是疑冢，为的是隐藏其中真正的坟墓。而且这片墓地名叫“四十四冢”，现在只挖出来四十三冢，那么那个真正的坟墓，即第四十四冢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于是军阀一边吩咐士兵在柳树林中四处挖探槽，寻找最后一个墓穴的下落；一边派人找来北蒙村的老者，逼问他们最后一个坟墓究竟在何处。可是这虽然叫作“四十四冢”，那也只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谁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坟墓。

话说这个军阀还真是有些手段，他发现除了墓地本身之外，墓地中的柳树也非常怪异。看上去似乎杂乱无章，但细看相邻两树之间的距离都大致相同，全部是五步的距离，所有的疑冢都正好夹在两树之间。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忽然将目光停在了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

只有那两树之间的空地没有疑冢，只是地上已经被士兵挖出了一个半米深的探槽。军阀望了一会儿，便下令让几个士兵过来顺着那个探槽继续挖下去。

开始挖掘时已是傍晚，军阀下令在墓地点起火把继续挖掘，自己却一直蹲在探槽旁边观察着内中的变化。

几个士兵挖掘了一个多小时，此时探槽已经扩大到两米宽，一米多深，忽然，士兵手中的铁镐像是碰到了什么坚硬的物事一般，发出一声沉闷的“砰”声，生铁做成的镐头竟然断成了两截。

军阀大喜，一下子跳入探槽之中，拿过一支火把弯腰察看，眼前是镐头留下的坑槽，半截镐头插在槽中，露出白色的生铁牙子。他命人将半截铁镐取出，谁知那半截铁镐竟然如同镶在了坑槽之中一样纹丝不动。

下面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能有如此力道？军阀好奇心大起，立刻吩咐多来几个人将半截镐头拔出来，众人合力终于拔出了那半截镐头。只见那被拔出来的半截镐头的尖端只有一些红色干燥的泥土，根本没有预料中的白色的金属划痕。

看到这情况，军阀喊人拿来炸药，管它下面是什么呢，就算是钢筋水泥也难以承受这炸药的威力不是？炸药被放入其中，点燃之后，一群人便远远地躲到了后面。

一声巨响之后，探槽内扬起一片红色的沙尘。军阀连蹦带跳地向探槽跑去，可是当他跑到探槽前面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从喜悦一下子变成了惊讶。

眼前的情景是这位军阀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的：红色的沙尘散尽，探槽下面的红色土层竟然只炸出了水桶大小的一个坑。

“娘的，这土还真够硬的。”军阀狠狠地道，“再炸！”说完几个士兵跳入探槽，不一会儿工夫，又是一声巨响，这次的响声比刚才大了很多。又是一阵红色的沙尘，军阀再次走到探槽旁边，刚刚的那个洞口已被炸得缸口般粗细，军阀蹲在探槽旁边，抓起一把红色土块，凑近火把细观，并未看出有任何特别之处，却不知为何会如此坚硬，以致生铁都会折断其中。

“再炸一次。”军阀将手中的土块扔到一边，点燃炸药，军阀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五十米之外的探槽。在一声沉闷的“砰”声之后，军阀顿然觉得脚下的地面猛然颤抖了一下。

他心知一定是已经打开了缺口，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奔到探槽处，果不其然，探槽下面出现了一个深坑，一阵幽幽的冷风从洞口扑面而来。军阀大喜，

立刻命人取过火把，抽出配枪，叫来两个北蒙的村民，威逼他们先行进入洞穴之中。

村民进入之后，军阀带着两个士兵一起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这墓穴并不是很大，面积三十平方米左右。墓室之中很干净，没有被盗过的痕迹，但是里面却也没有什么珍稀宝贝。在这墓穴的最里面有一口红色的棺槨。此棺槨坐北朝南，比常见的棺槨大了一圈，棺槨外面则用厚厚的红色黏土包裹着，在红色包层的外面捆了几根已经褪了色的红色绳子。

“司……司令。”跟在身后的一个士兵颤颤巍巍地说道，“这个棺槨咱们不能动啊！”

“嗯？”军阀正看得出神，扭过头拧紧眉头问道，“你看出什么端倪了？”

“司令，你看看上面的红色绳子，好像是为了防止发生尸变的尸体从棺槨之中逃出，才特制出来的。”士兵咽了咽口水，一脸惊惧地说道。

“哈哈，老子怕天，怕地，就是不怕什么僵尸！”说着他掏出配枪，“啪啪”两枪精准地打在绳子上，绳子应声而断。

“多叫几个人进来，我倒是想看看这里面藏的是他妈的什么怪物。”说完自己转身走了出去，因为并未在墓穴之中发现什么值钱的物事，因此他便想打开棺槨以解心头之恨。

墓穴不大，太多的人施展不开。于是军阀下令将洞口再炸得大一些，将那口棺槨抬出来。

忙了整整一夜，天明时十几个士兵终于将那口古怪的棺槨抬了出来。军阀命人将棺槨表面那层坚硬的红色黏土包层去掉，接着一口红色的棺槨终于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虽然不知道这口棺槨的具体年代，不过让人惊讶的是这口红色棺槨上面的红漆竟然保存得非常完好，一种诡异的红在棺槨上流淌，让人有些心神不宁。

军阀冷笑了几声，然后命人将棺槨打开。士兵们心存敬畏，过了良久棺槨还未打开，军阀大怒。几个士兵这才使出蛮力，将棺槨一下子撬开了。移去上面厚厚的棺盖，顷刻间一股异香从棺槨内飘出。

军阀三步并作两步奔向那口怪异的棺槨，但他在距离棺槨一米多点儿的地方，忽然停住了脚步，双腿像是被注了铅般再也走不动了，眼睛死盯着棺槨的外沿——在棺槨的外沿处竟然搭着一只手。

从远处看那应该是一只女人的手，白皙细嫩。可这恰恰是军阀恐惧的地方，粗略算起来，这具尸体至少也有百年之久了，可里面的尸体竟然没有腐烂。

军阀下意识地按了一下腰间的配枪，咽了咽口水，停顿了片刻，扭过头朝一个士兵使了个眼色，命他去看个究竟。可是面对如此怪异的事情，是人都会腿软。那士兵灵机一动，到身后拽过来一个村民，用枪指着他的脑袋，“你……”然后指了指前面打开的棺槨说道，“去看看。”

村民虽然也害怕，但是迫于无奈，他还是缓缓地向那口敞开的棺槨走了过去。他伫立在棺槨前面表情复杂地望着里面的尸体，却是一句话也不说。

“里面有什么？”军阀憋不住问了一句。

“老总，一具女尸。”村民指着棺槨说道。

在那口巨大的红色棺槨之中躺着一个女人，女子一身素装，身上缠着几圈细细的红线，长发披肩，双眼微闭。可怪异的是这女子的双手一直向上伸着，似乎在死前激烈挣扎过，而刚刚落在棺槨外沿的便是女子的左手。

军阀围着棺槨绕了两圈，将里面的女子打量了个遍，想看看这女子身上究竟有什么宝物，以至于尸体竟然百年不腐。仔细找了半天，就连一枚戒指也没有找到。

他命人将尸体从棺槨之中抬出来，放在旁边事先铺好的草席上。他想看看棺木中是否存有宝物，可依旧是一无所获。军阀恼怒地将女尸身上的衣服一一剥落。

眼看天色渐晚，依旧没有找到一点儿值钱的东西。军阀便命人生火做饭，准备第二天带着队伍离开。

当时虽是秋季，但是山上的树木却潮湿异常，此时军阀忽然想到丢弃在附近的那些空棺槨，虽然没有值钱的物事，不过劈柴引火还是可以的。

四十四口棺槨很快消失在了熊熊大火之中。吃饭之时这军阀越想越气，忽

然想到了一个发泄的办法——分尸。

那具该死的尸体让他们大费周章不说，还白白在这里耽搁了两天。军阀命人把尸体拖过来，准备大卸八块以解心头之恨。几个士兵得令之后便向那具尸体停放的地方奔去，他们的驻地离女尸停放的地方本也不远，可一刻钟过去了，几个士兵却迟迟未归，这不禁让军阀等得有些恼火。他“霍”地站起身来：“你们几个跟我走，娘的，这几个兔崽子抬具尸体还磨磨唧唧的！”

说完之后身边的几个士兵一同站了起来，可是军阀的步子刚迈开，忽然耳边传来了一声惊呼，那惊呼之声正是从女尸停放的地方传来的。他立刻抽出配枪。

那声惊呼转眼间消失在了深山之中，几个士兵面面相觑，脸上不无惊惧的神情。正在此时更多的士兵从营帐中跑了出来。

“刚刚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娘的，是不是见鬼了？”

“这鬼地方说不定还藏着什么鬼东西呢。”

聚集在一起的士兵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而军阀却拧住了眉头，他缓缓地将手枪退回到枪套中。可恰在此时，从尸体所在的方向传来了“啪啪啪”的几声枪响，那声音在山谷之间不停地回荡着。

刚刚的聒噪声一下子平息了，所有人都惊恐地向那个方向望去。军阀再次掏出枪，高声道：“集合，全他妈的给我集合！”

一声令下，部队立刻集结了起来，与此同时又是几声枪响。部队很快集结在了一起，军阀跑在最前面，所有的士兵都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打一场遭遇战。

他们刚刚走出驻地，却发现一个身影歪歪斜斜地向这边走来，白花花的月光下有点儿骇人，不过从衣着上不难看出应该是刚刚去抬尸体的那几名士兵之一。

他的枪挂在身后，身上应该是受了重伤，一步一跌地向这边走过来，军阀加快了步子，两步奔到士兵的前面，那士兵一下子倒在了他的怀里。

“怎么了？和你去的那几个人呢？”军阀急切地问道。

“死……都死了！”士兵气若游丝地说道。

“怎么死的？”军阀怒喊道。

“猴子……猴子。”士兵含糊不清地说道。军阀听得清楚，但是心里却糊涂了起来，北蒙地处北方，别说猴子了，连根猴毛也没有，他怎么会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你他妈的说什么？猴子？”军阀拼命地摇晃着那士兵，可是那士兵却早已经昏厥了过去，军阀见状对后面的队伍大吼道，“把他抬走，一定给我把他救活了！”

说罢他握着枪带着部队向四十四冢奔去，远远的一阵新鲜的血腥味便扑鼻而来。他心里一沉，握枪的手已经沁出了汗。他带着队伍硬着头皮走近四十四冢，向四周打量了一番，远近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平躺着，刚刚平躺在草席上的那具赤裸的女尸早已经不知所踪了。

刚刚的那几个人都死了？此情此景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个二百多人的队伍竟然鸦雀无声。正在此时，军阀忽然听到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他循声望去。只见在距离自己四五十米的地方似乎蹲着一个人，月光之下他分明看到那人背对着自己，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袄，他的头一起一伏，似乎在做着什么。

他会是谁？肯定不是幸存下来的士兵，那他会是谁呢？军阀心中忖度着。正在此时，旁边的副官忽然高喊道：“前面的那个人，转过身来，不然就开枪了！”

他的话音刚落，便听到身后的队伍发出齐刷刷拉枪栓上膛的声音，前面的那个人显然是被这声音震住了，停住了手上的动作，却并不回头。

“妈的，你听到了没有？再不转过来老子开枪了！”说着副官举起了手枪瞄准了前面那个人。

正在此时军阀感到自己的腿忽然被什么东西猛然抓紧了，他猛然一颤，连忙低下头，谁知正是其中的一个士兵，刚才只是昏迷了过去，却并未死透。

“跑，跑……”那士兵拼尽全力可是声音却依旧是含含糊糊。

“什么？”军阀大声说道。

“跑……”士兵声嘶力竭地喊道。这次所有人都听得清楚，只是他的话音刚落便听到队伍后面又传来几声惨叫。

军阀转过身，发现后面的队伍早已经乱作一团了。

“发生了什么事？”军阀高喊道。他的话音刚落，身后忽然传来了几声枪声，军阀大急，快步向后面的队伍奔去，一边跑一边高喊着：“都别乱，都别乱！”他希望队伍能恢复平静，但是惊慌失措的士兵哪里还能顾及那么多，保命要紧。

当他跑到队伍尾端的时候，队伍早已经散乱不堪了，他看见十几个人无力地趴在地上，身上的衣服全部被抓破了，但是却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所为。

正在此时，一个黑影忽然从眼前闪过，那黑影像是个半大孩子，身形很像是一只成年的猴子，它飞快地从一旁的柳树上飞身下来，直击下面一个仓皇逃命的士兵。那士兵应声倒地，接着在地上打起滚来，一会儿身体开始剧烈地抽搐，挣扎了片刻便不再动弹。

军阀正看得出神却没有注意到此时自己已经身处险境，只听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呼呼的风声，军阀这才猛然醒过来，不过为时已晚，那黑影已经接近了自己。但人的求生欲望往往能创造奇迹，他闪电般地转过身，然后照着身后的那只“猴子”就是一枪，那“猴子”的反应极快，身形微变竟然躲开了，不过却也击不中军阀了。

那军阀见势头不对撒腿就跑，混迹于人群之中。慌乱的人群被“猴子”截成了几段，军阀带着的约有五十人，他们跑出几里路之后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确定那“猴子”没有跟来才下令就地休息。

说来也巧，那天正好天降大雾，黑色的迷雾竟然令五米之内看不清楚对方。一行人休息了片刻却发现已经迷失在了北蒙的深山之中，如果按照原路返回又怕碰到那“猴子”。于是，留下几个人守夜，其他人就地休息。

却说军阀睡得正酣，忽然惊闻几声枪响，他一激灵，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此时发觉身边的人也都被枪声惊醒了。枪声是从前面传来的，而且听那声音似乎越来越近。

难道是自己人遭遇了“猴子”的袭击？想到这里他立刻带着自己所剩无几的人去增援，但是因为大雾弥漫看得并不是很清楚，走了半刻钟，忽然大雾之中闪过几个黑影，接着又是几声惨叫。

那一定是“猴子”，想到这里，他命令士兵立刻开枪抵御。在一阵嘈杂的枪声之后，眼前的黑影终于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东方开始放亮，他想那些“猴子”也许已经回去了，于是命令士兵向来时的方向走，准备回到驻地。谁知仅走出五十余步却发现前面竟然躺着成片的尸体，那些全部是自己士兵的尸体。

更加让军阀感到不解的是，那些士兵全部是中弹身亡。他不禁心头一寒，难道昨天晚上看到的黑影是这些士兵？他命人检查了所有的尸体，确实都是死于自己的枪口下，一共有七十六人。

他迫不及待地向驻地赶，当他经过四十四冢的时候，却发现昨晚死去的几个士兵都已经变成了白骨，身上的肉和内脏都不见了。他没有停留，回到驻地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士兵提前回来了。他找来随军的军医问明昨天晚上受伤士兵的伤势，军医说那个人一直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迷糊，而且伤口已经开始溃烂，普通的消炎药根本不管用。

听了军医的话，他二话不说便向那个士兵的营帐跑去，那个士兵正躺在床上说着梦话：“放过我，放过我，不关我的事情。”

军阀一个巴掌打在士兵的脸上，他恍惚地醒了过来望着军阀，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几下，然后淌出了眼泪：“司令，他们死得好惨啊！”

“你们昨晚遇到了什么？”军阀按住士兵的胳膊说道，“还有，那些‘猴子’是从什么鬼地方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按照您的命令去抬那具女尸，只是当我们到达四十四冢停放尸体的地方的时候，却发现尸体已经没了踪迹，正要往回赶时忽然从一个挖开的墓穴中蹿出来一个像猴子一样的怪物，它的速度极快，没等我们反应

过来已经有两个人倒下了。我见势不妙，立刻转身往回跑，可是那个东西却紧追不舍。”说到这里士兵咽了咽口水，接着说道，“随行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尖叫，正待那个东西向我扑来的时候，我回身开了一枪，它似乎很恐惧枪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我不敢怠慢，继续向前跑，忽然那东西从我前面冲了出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它便咬伤了我的左肩。我抽出刀子用力地挥舞着才将那东西吓跑，接着我就见到了你们。”

“原来如此。”军阀若有所思地说道。

当天军阀就带着部队离开了北蒙，可是在他们离开后的一周，北蒙便发生了惨案，每到深夜，那种像猴子的东西便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村民的屋子之中，杀死里面的人。短短的一个月竟然死去了二百多人，很多人准备离开北蒙。

就在这时候你爷爷来了，他叫潘俊，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他穿着一件黑色皮袄。当他得知村子之中发生的事情之后便告诉村里人，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怪物叫皮猴。这种东西本来生活在深山之中，以腐肉为食。但是因为连年的战乱，死人无数，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便腐烂了，于是便招来了皮猴。

但是令他感到怪异的是，皮猴虽然性情暴烈，但是却很少主动攻击人类，除非……后面的话他没有说。而当他来到了四十四家看到四周的树木的时候，他的脸上惊现出一丝喜悦的神情：“原来是这样。”

后来他告诉村长，那四十四家里有四十三座是疑冢，只是为了那第四十四家。那冢里应该藏着一具女尸，女尸身穿素服，身上缠绕着红线，而且不会腐烂。村长闻之大喜，他未曾得见，却说得如此详细，一定是深知其中的缘由。

你爷爷说那尸体是个不祥之物，之所以经年不腐并不是因为身上有何奇珍异宝，而是因为那具尸体的身上有一条虫，这虫寄生在死尸身上才会有如此奇异的现象。这种虫是皮猴的天敌，每遇见这样的尸体皮猴就会发狂，因此才会主动攻击人。

现在皮猴之所以总是留在村子之中不肯走，是因为那具尸体应该就藏匿在村子里面。